

汪宗衍撰

明末剩人和尚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〇三三二

明末剩人和尚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六角正

撰者 汪宗衍

發行人 朱建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新編中國名人傳譜集所刊詳略索引乃
下謂新編中國名人傳譜集成并以前書之
十月有民丁同一工也。因抗戰而中止。若日氏
國二十一年一二一五伍部後軍師收單，迄二十
七年八一三二五年乃抗戰終局，利司在佔美了會
決議者援兵條一款分，以保收與東方回並始之
目，先法訪明本收亦難十的動母，其半檢力是
議一方二三十餘，連同中國史地書也而收佔由
外者皆新書如平統，合計五六二百餘種，以所
輯加詳實。藉慰垂諸之心，定於明年，多為補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也。以年譜為四
十卷。而民丁同一王也。因抗戰而中止。若日戊
國二十一年一月一二。在伍相後。年譜以年。迄二十
五年。以一三之。為抗戰終局。利司在伍。美。了。合
法。係。年。後。再。修。一。部。分。以。係。以。與。東。方。同。世。始。之
司。先。後。訪。明。本。版。亦。難。十。的。對。母。年。中。格。方。在
譜。一。百。二。三。十。年。連。同。中。國。史。地。前。世。而。收。伍。由
外。考。古。新。舊。如。年。終。合。計。不。過。二。百。餘。種。以。明
概。加。詳。查。新。舊。年。譜。之。心。定。於。前。宋。多。有。為

諸君之訂，我口授書中，人等遂，不知上之禮
 主之為久，左之人故者，誠見其或遺物也
 功者，陳本之禮主記經，可中不遇之，史官大
 都諸君，古代其化，原以諸君名山修諸其人，故
 解有願者，以與原其史官，而於其為諸君可釋
 ，遇有不和，則其之記經，甘其則法，也其曲
 其之也，事而為用，則其史官，而為其有正為其之
 也，吾曾書曲也，也，則其法其神，然則其為其
 史官也，也，其解其人之諸其也，能、而世其也
 ，其為其也，也，其諸其也，也。

至唐五代以前。漢書諸如由後人。就史官可
謂之遺文。故多稱爲成。而宋以後。各謂之也。
其然否。治一略。二之備。非禮。生究知。當以復
自讀之。此也。其所年之十有。所於之。如傳。

式及之學門也、建同教收上人其心及土地者廿
卷刊、今并之是二万族以上。即憶の十年而希
毫之功、如方二三と、若一即隨訪遺使可計五
、另不部通三万族左右、一而逆野結要及兵備
多方以表れり。如定仍留二万族、一而逆諸國
勢を引、公島後主都之政を引、殊に一二万爲
之あり、亦侯第々諸を引之て成、二万族以細上
其書之取史記証、世々編纂を引、次は孤布之
言讀先川屋あり、古語より治乃善平冊、始從民
乃、用即派定日本年四月張毎月常規十餘、分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愀前愀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闕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雲老逝世後，本館另行蒐集者。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刊行之時，則不標明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剩人和尚像



千山剩人和尙年譜序

余既重刊剩人可和尚詩集矣，流傳所及，讀者皆愛其詩而重其道行，然多以未詳其生平事蹟爲憾。余嘗請孝博先生復輯錄有關和尚之志乘碑傳與著作有關資料，編爲年譜，使覽者如見其人，抑使其行事與詩，並昭宣於天地間也。夫隱晦枯槁之士，魁悍雄杰之徒，或方外之高僧，或文苑之巨擘，每爲官書所未及采，或采錄而不詳。旣無顯赫之功，亦非甲方之富，更不易有私史家乘碑志，以載其事蹟。潛德幽光，往往湮沒。余嘗以爲文人對揭發奸惡，褒譽忠良，頗宜有責。蓋此非獨存其當存之人，亦足警其應警之世也。何況記錄譜傳，增益

史籍，以廣揚文化乎？孝博先生，有志鄉邦文獻，編撰先賢年譜多種，表彰忠烈，厥功甚偉，其於文人之責，亦足慰學者之望矣。今編和尚年譜既竣，行將付梓，屬序於余，余慕和尚之節烈行高，曾於重刊詩集序中言之矣。上虞羅君振玉刻萬年少年譜有曰，此譜之作，非敢尚友古人，寄其景行之私云爾，余一再刻和尚之書，亦猶羅君之意耳。壬子冬南海何耀光序於至樂樓

千山剩人函可和尚傳

函可字祖心，號剩人，又號槓槓，廣東博羅縣人。本姓韓，名宗駮，字猶龍。父日纘，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恪。函可少聰慧，爲名諸生，嘗與黎遂球、梁朝鍾、羅賓王輩遊，有康濟天下之志。侍父宦兩都，聲名動一時，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文恪卒京師，亟奔喪扶柩歸，見國事日非，遂與曾起莘同參禮道獨於東莞雙柏林，道獨令參無字，函可呈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澗，門前便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獨曰：「此子不疑，吾宗振矣。十二年（一六二九）六月年二十九，隨道獨入匡廬，至曹溪，禮六祖下髮登具於舟中，命充記室。未幾還羅浮華首臺，充都寺，獨立爲第二法嗣，其首座則曾起莘世稱天然是和尚者也。復築不是庵於廣州大東門外黃華塘，與諸淨侶相過從。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之變，悲慟動辭色，八月，母車氏亦歿，聞弘光帝立，乙酉（一六四五），以請藏經金陵，居顧夢游樓上，會清兵渡江，親見殉國諸臣，紀爲「再變記」，時人多危之，而爲之自若。南歸，過城門爲邏卒檢獲，遂送軍前，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絕而復甦者屢，但曰某一人自爲，來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觀者皆驚咋，嘆爲有道。函可詩謂：「請看青史與僧錄，亦有癡頑

似我否？」其遭際蓋亘古所未有已。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文恪門下士也，以世誼未敢議罪，械送刑部定讞，得減死遣戍瀋陽，是爲清代第一宗文字獄。戊子（一六四八）出關，初入普濟寺，苦行精修。辛卯（一六五一）始悉丁亥（一六四七）博羅闖家殉難之耗，弟宗驥、宗縣、宗驥以抗節死，叔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元以起義戰敗死，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宗驥婦以不食，宗驥婦以飲刃，皆死，其僕從婢媵亦多從死者，函可每得家書，流涕被面，痛定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首，自謂「繞塔高歌，正如風吹鈴鳴塔，又何曾經意。」如云：「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云：「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氣。」其痛傷人倫之變，故國之亡，雖居世外，每以澳忍苟全，不得死於國家，見諸公地下爲憾。時譴謫諸臣，若萊陽左懋泰、霑化李呈祥、壽光魏琯、定州郝浴、泰興季開生、高密李瑄及陳心簡輩，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均引爲法交。函可嘗集諸流人爲冰天詩社，凡三十三人，自稱撻撻和尚，其稱北里先生者即懋泰也。已而懋泰歿，函可哭之哀，爲持誦經咒，復以詩爲其諸孤託鉢，有「修文獨取多愁客，乞食還餘未死僧」句，其風誼如此。初至瀋時，吾上人延函可閱藏，因爲演「楞嚴」、「圓覺」，四輩皆傾，自是大闡法教，由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刹，會下各五七百衆，乃至開法，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大關以東，奉爲鼻祖，且其聲名洋溢於朝鮮、日本中。一日，目衆嘆曰：「釋兒識西來意乎，追念吾在家時，曾刺臂書經以報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條衣，披麻泣血以葬之，非愚先後互左，顧創巨痛深，皆不知其

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丙戌（一六四六），愚以友故，將掛錫靈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坐文字，有藩陽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重示偈曰：「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不省行人挖掘，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言訖，坐逝。時己亥（一六五九）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九。郝浴在旁，拊其背哭之，雙目忽張，淚介於面，衆跪乞留肉身，乃龕之入龍泉寺，後三年迎至大安，建寶塔於環珞峯西麓下。先是旻開法嶺南，諸遺老多從殫度，聞函可住藩陽，因遣其徒今無通問，而函可所度弟子今育、今匝、今廬、今又、今南等皆江南人，由是兩家弟子分處南北云。函可年方十八九，命寫生手戲圖爲意中幻肖，幅盡現一比丘，亦偶合也。著有「千山語錄」六卷，「千山詩集」二十一卷，列入「禁書目」，今存。

